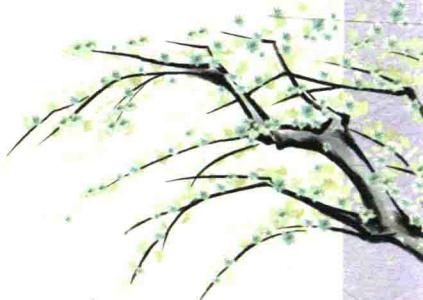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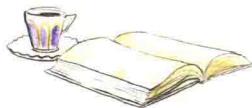
我希望这本书能像表达出吴老师的文学的趣味。无论是语文，教语文，还是他所教的散文写作，文学感觉是一个美好的理由。别离和和教育的言谈或记忆，我更留意其有温度的温情。



吴忌 著

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

# 被收缴的语文





# 被收缴的语文

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

吴忌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被收缴的语文: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 / 吴忌著。  
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4  
ISBN 978 - 7 - 5336 - 7950 - 7

I. ①被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学语文课—教学研究  
IV. ①G633. 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5565 号

## 被收缴的语文: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

BEI SHOUJIAO DE YUWEN: YIWEI YUWEN TEJI JIAOSHI DE GONGZUO ZHAJI

---

出版人:郑可

质量总监:张丹飞

责任编辑:殷振群

装帧设计:袁泉

责任印制:王琳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:230601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营销电话:(0551)63683012,63683013

排 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50×960 1/16

印 张:15.25

字 数:200 千字

版 次: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0.00 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## 自序：讨论“语文”也是一种奢侈

原想将本书命名为“语文课间操”，即我这个语文老师在课间做的自由体操。文字之“操”是为言语记录，思想之“操”是为思考或检讨。书里文章都从教学笔记里整理而出，其中一些被报刊编辑朋友约为专栏文章连续发表过，但更多都是我的私密笔记。

若将这些文字编入我的散文随笔集，或可做文学阅读，尽管随笔的文学意味不很浓，但其文体自是文学体裁之一种，我课余也喜欢混在当地文圈。然我希望其另有使命，即作为个人教育与教学的检讨书。我首先是语文教师，住在学校，有教育局管理工资和津贴。一个人若非行尸走肉，其必有目见耳闻，有所思想与感悟，但讲台并不能承载一个教师所有的言语，出了教室还有话要说，且备课与反思都是必修功课。

我并非全为语文课说话，延及其他，只因做了十数年教务主任，于此亦有所见所思。教育的语境不仅春暖花开，也秋风凄厉。有所悔恨与批评自是谦卑和担当，某些言辞并非恶意于自己，于自己的学生；并非恶意于我所工作的学校，处身的社会，存身的中国。一切皆是善意，教育同样属于个人的事业。善意可能制约文字表达的方式与力量。当文字含蓄而温婉，可能就消解了述说的犀利。我企图尽数拔出言语的“骨刺”。有专家说，随笔需要思想。言语的犀利应该就是思想的表征之一。但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尖锐，另有思考的深刻。然我胆识不足，坦诚

不敢过度。这无疑会消解感触与表达的深度。但是，平湖秋月之舟可以更远，无风里更可见天空的辽阔，水底的深邃。无论谁，其文字都属生命的表象。而文字自有文字的间隙，那就是阅读之时可以任意游移的豁口。

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继续获得某种文学的趣味。无论学语文，教语文，还是我喜欢的散文写作，文学都只是一个美好的理由。对教育和教学的言谈或记忆，我更愿意其有深切的温暖。教书三十年了，我还没有对于教育的专题表达，故此愿做相应的弥补。怎么教学语文，语文课堂何以为好，孩子们如何才能触及语文的精髓，甚至学校如何才可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，我都愿意想想。但困境始终存在。而我，并不是可以解决这些困境的人，只能说说而已。

忽然觉得凡教育都是奢侈的，那么讨论语文教育也就同样奢侈。不管今天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何，方向如何，教育都是奢侈。此所言语，不单指教育的环境以及国家个人对于教育的投入，所谓“一切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一切”，包括为了公平而补叙的“为了一切孩子”，看看，教育怎么不是奢侈的呢？似乎整个社会都在为教育而忙，包括为应试而忙活的书商，包括围绕学校而忙活的早点铺子。然奢侈于教育，才是社会的正确。

想起童年，父亲于我的教育也是奢侈的。那时中国刚刚结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，然我母亲已在大跃进时期“穆桂英铁姑娘战斗队”遗存了严重的劳伤，几失劳动能力。家里就只父亲一个人挣工分，长年无有余钱，口粮都极欠缺。但父亲想尽办法让我读书直到我大学毕业。尽管我毕业时，父亲的欠条并不比我写下的诗歌文稿单薄，但整天沉迷于语文，那确是我最奢侈的生活。因为我从小就该做个地道的农夫。尽管读书并没有改变我多少命运，但读书改变了我的职业和生活方式，改变了我生命本身。我所获得的教养比之于不读书要多得多。我因此而幸福，而探知美好与痛苦的深度。我应该感恩于这种多与深。教育无论如何奢侈都有意义，其意义不止在于培养了更多的社会精英，更在于改变了更多普通人。

我现在的学生就是被社会分类了的“普通人”。他们是在全县中考一万四千人里(少则九千人)名列四千之后者。先贤以为“有教无类”,所言是指教育的社会公平以及教育者执业的公正,但教育的科学还必须“有教有类”。此类就是“分类教育”。正如教老虎吃肉,教山羊吃草;教猫上树,教鸭子划水。并不可相反。但目下我们多不认同此理,都企望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一些家长总想牵着山羊去吃肉,赶着鸭子优雅地上架。一厢情愿。当然一切皆有可能。不过可能的案例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性。

谁愿说破皇帝的新衣,道论海市蜃楼的幻境?这需要真诚与勇气。我做不了这个勇敢的人,但我想表述,教育应作为从业者的事业,不可仅为职业。社会更需有真诚的氛围,有面对不同受业者的勇气。我们应一视同仁地爱护他们,用不同方式方法使他们成就为不同的人。我想,作为从业者,我们不必从众于仰慕成功的虚荣,比较工薪的多少,比较舒适与安稳,甚至不必比较所得之高考升学的表扬与奖励,但一定要孜孜于心灵付出,即使寂寂于毫无名利,也必须追求寄托与充实的高远。作为普通教师,我感觉这个社会并没有亏待我,面对语文和语文教育,心中应有感动和感恩。我不只是我自己,我可以是更多的从业者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语文同行;献给一切愿意关心语文教育教学的人们。

## 自序：讨论“语文”也是一种奢侈 / 001

**择业为师**

从裁缝、木匠到科学家(演讲)	003
择业为“师”(叙旧)	005
鲜花与贺卡(叙事)	009
我用一生备课(作业)	015
门房方便面(笔记)	018
把别人的学生变成我的学生(述职)	021
欠缺的语文(演讲)	024
我不可以选择学生,但可以选择教法(计划)	028
当学生的“提问”超出老师(演讲)	032
我就是语文(演讲)	035

**请香蕉皮上课**

回到 1925 年的长沙(笔记)	04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月十七日(叙事)	045
关于唐美红(叙事)	048
“己所不欲”的学生(反思)	054
一枝红杏(笔记)	057
被收缴的语文(笔记)	059
请香蕉皮上课(叙事)	062
弈秋现在又如何(笔记)	066
谛听这最后的下课铃声(演讲)	069
执着的蓝(书信)	073

### 献出美玉

上早读(笔记)	079
献出美玉(笔记)	082
涂改关键词(叙事)	086
鼓励作弊(笔记)	089
铁皮门(笔记)	092
网虫落网记(叙事)	095
烛泪书签(叙事)	099
该死的孔融该烂的梨(笔记)	105
不敢去吃饭(叙事)	109
二中的“二”(演讲)	112

## 竞技争名

天雨自行车(笔记)	119
女生小芳(笔记)	122
毕业留影(叙事)	125
修改情书(笔记)	128
受伤的屏蔽仪(叙事)	132
清醒的尊重(叙事)	135
关爱与伤害(演讲)	139
后背的恣肆(叙事)	142
丢失了“赤壁赋”(笔记)	145
竞技与争名(演讲)	149

## 我读我生

“狗的舌头上都是汗珠”(序言)	155
为校园文学祝福(演讲)	159
阅读即写作(演讲)	162
离题作文(笔记)	165
“唇唇欲动”(笔记)	168
我读我“生”(笔记)	171
矫情或者诗意,也可能残忍(笔记)	175

带着感动出发(笔记)	178
时间在流逝(笔记)	181
安徽高考“梯子”门(笔记)	183

### 反讽的文字

学生逃考与“温室效应”(笔记)	189
不准跺脚(笔记)	192
问春光何物(论述)	195
昼夜何妨(笔记)	199
反讽的文字(笔记)	202
感谢书商(笔记)	206
下阅览室(笔记)	209
教书与“行骗”(演讲)	212
请大家不要讲话(叙事)	216

后记:我为什么叙这些事	221
-------------	-----

### 附 录

听说那个吴忌 /	227
和吴忌一起听课 /	230
个性语文,具体而微 /	234

被收缴的语文——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

## 择业为师



## 从裁缝、木匠到科学家(演讲)

感谢评委给出的这个演讲题——“结合教学实践,谈谈如何用多把尺子量学生”。这是对我们如何进行教学评估的提醒,我们的教学必须注重教学对象的复杂性,注重教育目标的丰富性,在当下规模化教育的语境下,我们必须注重个性教育,充分发挥学生的各种潜能,为国家社会培养各类人才。这个话题,让我想起乡下的裁缝,他们就是拿一把尺子量人,但他这把尺子却可以量高矮胖瘦不同的人,为他们做出风格不同但都合身的衣服。

这可是一把魔术的尺子,可以变换出不同尺度。我们乡下的木匠也是这样,他们用一把尺就可以把不同的木头做成同一的家具,也可以把相同的木板裁成方圆不同的器物。

而我们老师在教学中又当如何呢?

有道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!而人的复杂性更是如此!我们面对的学生千差万别,他们的出身,他们的个性,他们的目标追求,他们成长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当。但目前我们虽然提倡个性教育,但我们的办学条件有限。我们一个教室,一个老师,同一本教材,同一套试卷,我们面对众多的学生,注重个性就很难了。但这个难,恰恰就是一种美,恰恰就是我们教育和教学追求的目标,追求的上乘境界。

我们不仅要用多把尺子量不同的学生,也要用多把尺子量学生的不同。教育

的对象不同，教育的方式自然不同。我们的目标也要因人而易。正如裁缝，胖子有丰满的美，瘦子有苗条的美。吊带装，露脐衫，迷你裙，老太太的宽松的衣袖，都是一个裁缝做出来的啊。我们用多把尺子量人，人各有其美！如此教育的结果，就是人人自信，人人有用。而要相反，用一个标准要求众生，众生皆无“尽善”可言。这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痛，既不符合中国教育的实际，也不符合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要。

我来自一所农村中学，非示范中学，我的学生都是省、市示范中学用一把很长的尺子统一量过而集体放弃的。但我校录取了他们。我也发现，他们还是各有各的长处。因此，我在教育和教学中，就充分注重他们各不相同的个性差异。我想，教育的丰富性就体现在这里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目标的设定，方法的选择，都必须是丰富而多样的，并且是适当的。圣人有言，“有教无类。”我就是这样做的。

我想，多把尺子量学生，量一切学生，量学生的一切，让他们各显其长，找到自己的优点，也规避自己的缺点。在将来，一些人去做科学家，我们荣耀！而另一些人去做木匠、裁缝，他们也能谋生活，也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请问，这个社会能少得了木匠和裁缝吗？

我在这里告诉各位评委，我一贯的教学也是快乐的。现在，我看见了每一个学生的优势，看见了每一个学生充实的未来。在将来，我有的学生成了科学家，我光荣。若我的学生成了裁缝，老师退休了，裤子破了，我找我的裁缝学生补一补，她还收我的钱吗？不会的！我看，这就是多把尺子量学生，注重教育的个性，注重教育的针对性，注重人的复杂性，注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的好处啊！

谢谢。

2007年11月26日于安庆

## 择业为“师”（叙旧）

交代一下，我为什么是个语文老师呢？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父亲想让我做老师。而且这个在旧社会读过很多年私塾的农民唯有这一次“运气”好，居然心想事成，我于是就成了老师。

事情可以追溯到 1978 年 8 月。那一年我初中毕业，成绩好像还不错，破凉初中两个毕业班，我考了个第三名，差一点就进了某中等师范学校。事实上，那年代做教师并不吃香。吃香的是进粮校、商校，出来可以得很多“实惠”。想想那年代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粮站工作，在供销合作社工作，那老农和老农的亲戚什么事不方便？有个段子说，有公社书记表扬一个老师，说，你好好干，干好了我调你去供销社做营业员。那时候依然物资匮乏，生存需要某种物资的特权。但我父亲居然不以为喜。

那年暑假，他命令我填报某中等师范学校。我也就屁颠颠地乐，师范，师范。我才十五岁，进了某中等师范学校立即就可以发生活费，三年之后十八岁就可以发工资，跟我的老师一样。我为什么不喜乐呢？

但这样好事被同屋里我几个堂叔和堂兄给“恭喜”掉了。他们对我父亲说，你现在好了，三年一过，你儿子就可以回油榨岭小学当老师了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回家帮你挑水砍柴做事，晚上还可以继续帮你切猪菜。油榨岭小学是我的母校，就在家门口，十分方便。但这样的描述让我父亲皱了一下眉。他又跟我谋划，我们

还是去念高中吧。他诱惑我说，去县城，你舅舅不也在县城吗？没事去舅舅家吃饭。我一直羡慕舅妈的厨艺，尤其菜肴的丰盛。我以为好，城里热闹。那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读书，而是吃饭。如此，我就改填了县中。

只是这样一来，我的教龄就被推迟了。

时间到了 1980 年。那一年我十七岁，高中毕业，真的进了安徽师范大学。学校也发生活费，而将来，我就不是小学老师了，一般要做高中老师。我还是很孝顺的，听我父亲的话，我父亲又很会忽悠人。他说，做老师好，风不吹，雨不落的，工作既体面，又优雅。他还小声地告诉我，即使兵荒马乱的，人家孩子总要念书，老师总不会饿饭吧。他更小声地告诉我，儿子啊，有工资，又不需要四处奔波，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老婆也养得白白胖胖的。

我就心动了。我为什么不心动，也才十七岁，有工资，自己可以白白胖胖的，还有白白胖胖的老婆。

当然，我的那些同学则心怀大志，志愿也就五花八门。但跟我分数差不多的，无论填什么志愿都殊途同归，一律进了安徽师范大学，只是系科专业不同。我们在大学里忽然扎堆见面，一个个都狂笑不止，因为什么兴趣爱好啊，什么宏图伟业啊，统统都见鬼去了。殊途而同归，一起来到安师大也是快乐的。那一年安师大本来不属于重点招生系列，据说是安徽省政府觉得在新时期要首先重视师资培养，我们就都被“重点”进安师大了。高中时候班上成绩好的一批，除了全县文科状元上了北大，第二名上了南开，几十个人都挤在这个“教师的摇篮”里，为未来做老师而摇啊摇。仅中文系 80 级，就有十二个“宿松佬”，其中居然十个是我高中同班。

其实我后来做老师，也并没有将自己养得白白胖胖，老婆也忙得一脸憔悴。口袋里也并没有几个钱。有时候，朋友来得多了，学校旁边的小菜馆里常年挂着我的欠账。我父亲，那个鼓励我填报师范专业的“狡猾”的老农，根本没

有得到我一丁点好处，反而是不断地补贴我的大米、猪油，经常捉老鸡慰劳他儿媳妇，成担成担地挑山芋进县城来糊弄他念小学的孙女，以致后来卖了牛帮助我集资建房。

但我父亲还是很高兴。因为他虽一生务于农，却以读书为傲，且一直喜欢读书人。早年，我大概有五次“改行”的机会，被关心我的人“捉弄”去干一些颇时髦的职业，包括经济工作，包括可能当个小干部。但我父亲都闻风而动，坚决誓死加以感情“抵制”，从中“作梗”，四处“破坏”。因此，我至今依然是个语文老师。我先是在一所中师学校教语文，就是我当年想去的那所发生活费的学校，现在改制，我教的是高中语文。吴老师就吴老师吧，没什么好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后来我父亲母亲被我接进城来，跟我一起在学校里闲住，于今十多年了。我教我的书，他上他的寺庙，坐他的茶馆，总是很开心。不过，他颇喜欢干预我的工作，比我校长对我的要求严格多了。有时候，他从大街上热热闹闹的茶馆里，从山顶上冷冷清清的寺庙里，凡听到一些关于我这所中学的“不良社会舆论”，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农回家之后，总要十分认真地训斥我。比如，有孩子们半夜里上网，有偶尔互相打架，有躲在我屋背后抽烟，有男生搂着女生的肩膀甚至亲嘴……他都要训斥我——

你这个教务主任怎么当的？

嘿嘿。我只是一个语文老师啊，当真以天下为己任？管不下许多事的。尤其管不了那些激昂澎湃的有“少年心事”者。只是父亲希望我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老师，不只是语文老师。这，我肯定就努力不够。然而，人若努力，就必有理想的结果吗？

我终于发现了父亲内心的秘密。喜欢陶渊明的父亲之所以要我做老师，是他自己对于社会的复杂有深刻的恐惧，他很“害怕”。这个老农从“旧社会”混进“新中国”，怕过很多事情，正如他自己满腹经纶却甘于做一辈子农民。无声无息，循